

馮玉祥與西北軍(四)

王 禹 廷

西北軍事史話之七

吳佩孚嘲弄馮玉祥

吳佩孚對部將的言語和態度，多有失於檢點之處。他對待部下以嚴格見稱，每以嚴厲的口吻斥責，或以輕佻的語言諷刺，輒給人以難堪。就舉給吳致命一擊的馮玉祥作一例證，便可見其一斑。當第一次直奉戰爭發生前後，馮對吳可以說是畢恭畢敬，順從有加。但是吳對馮的標新立異，矯情做作，深致不滿，願諸詞色。吳佩孚坐鎮洛陽，馮曾對他上過許多建議，吳均不屑一顧，置之高閣。馮每次由開封到洛陽謁見，言談之間，吳對馮極盡嘻笑嘲弄之能事。有一次，馮玉祥一本正經的提供意見：「注意對日本的外交。」吳便笑哈哈的說：「日本問題不必看重，因為日本人是中國移民，說話帶有濃厚的吳音。如果萬一中日間有什麼交涉，我只要打個電報給日本天皇，告訴他這段歷史淵源，就可解決。」馮又給他建議「建設空軍。」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咱們

從古就有的風箏，就是飛機的濫觴。如果敵人使用飛機，我們放些風箏上去，就可以把它勾下來。」馮玉祥連碰釘子，無可奈何，只好陪着乾笑。爲了打開僵局，又對吳提到消除當時河南正感嚴重的旱災問題。吳瞪着眼睛說：「讓我起個卦看看。」（吳喜讀易經，不僅重其哲理，且很迷信。）即由案頭籤筒中取出銅錢六枚，起了個「六爻」卦，說：「你不要着急，明天一定會下雨。」馮問「什麼時候？」他說「下午兩點多鐘。」馮又問「什麼方向？」他說「西北方，你等等看。」馮本來不迷信，爲了拆穿吳的陰陽八卦，就在繼光樓住下等着。到了第二天三點多鐘，洛陽晴空如洗，毫無雨意，馮便跑去問吳：「玉帥，怎麼還沒下雨？」吳說「已經在下啦，你沒聽見？」馮對他當面撒謊，不惜予以戳破，便問「在那兒下？」吳脫口而出，「西北方，莫斯科。」原來吳對馮佔住廟宇，毀棄神像，早感不滿，曾經對人罵他「赤化」。此時乃以「莫斯科下雨

」來諷刺。馮被他播弄的啼笑皆非，只好快快而去。我們看看這一段簡單的對話故事，實在不像是個大軍統帥對他高級將領應持的態度。受者難堪之餘，心理上發生什麼變化，可想而知。何況還有錯綜複雜的利害衝突，難怪要反目成仇了。

吳佩孚講易經軼事

於此，我想起吳佩孚給秦德純講解易經的一段故事，頗有意義，在這裏插筆一敘。

民國十五年夏，吳佩孚東山再起，由漢口移駐鄭州。秦德純在吳所屬的靳雲鵬部下當師長，担負鄭州警備任務，常常跟吳見面。某次，秦謁吳有所報告，談完公事，吳對秦大講其易經的道理。下面是他們兩人當時的對話：

吳說：「這裏有一部易經，你可以隨便檢一節，我給你講講。」

秦就遵從他的意思，指着乾卦上「亢龍有悔

「一節請他講。吳雙目炯炯的向秦逼視着，停了一下，講道：

「『亢』就是過於上而不能下的意思。如果作事過於高傲，一定陷於『悔』，這是字面的解釋。我再舉事實證明給你聽。辛亥之役，革命軍并無必勝的把握，是因為袁項城（袁世凱）聯合北洋七十二將領，籲請清帝退位，民主共和政體方告成立。假使項城以身救國，以身許國，不開洪憲，不作皇帝，則項城的勢力，雖到了今天仍然存在。因為他開洪憲，作皇帝，所以全國討袁之師，如風起雲湧。蔡松坡（蔡鏘）的反對，是在意料之中的。陳二庵（陳宦、四川將軍，當時擁

袁最力。）的反對，親親變為仇仇，是意料之外的。因此，項城的開洪憲，作皇帝，是項城的『亢』。項城的失敗，以至於死亡，是項城的『悔』，這就叫『亢龍有悔』。」

秦聽完他這一段話，覺得很有道理，很為佩服。便問：「這種事例，還有沒有呢？」

吳說：「有的，有的。段合肥（段祺瑞）繼項城掌握北洋兵權，因為他主辦軍事教育歷有年所，門生故吏遍中國。假如合肥公忠體國，一秉大公，不作參戰借款來擴充自己的武力，消滅異己的武力，則民國九年的直皖戰爭，自然不會發生。所以合肥的開參戰借款，擴充部隊，剷除異己，是合肥的『亢』。我們於民國九年揮師北上，將其摧毀，是合肥的『悔』。這也叫『亢龍有悔』。」

秦再問：「這種事例以後還有沒有呢？」
吳稍加沈思，說道：「說到我們本身也是一

樣。十三年之役，我們在軍事上并未失敗。只因曹大帥（曹錕）的一般勢力幹部，要想攀龍附鳳，希榮固寵，一定要擁護曹大帥當總統，於是賄買議員選舉總統。到了總統選舉成功了，而賄選的罪名也確定了。所以賄選就是『亢』，失敗就是『悔』。這也是『亢龍有悔』。以上所說的，統可作『亢龍有悔』的例證。」

以上吳氏所說的這一段話，把民國初年先後統治中國十餘年之久的北洋軍閥三大勢力的成敗因果，講述的十分中肯扼要。可是他省略了一點，就是把他自己的『亢』和『悔』，不曾講出。也許是他根本沒有修省，也許是當着部下的面，不好坦承自己的錯失。其實他比誰都『亢』，比誰都『悔』，因為他不加省改，所以就『亢』到底，『悔』到底了。

筆者所以不憚其煩，詳敘直系由分裂而導致失敗的因果關係，其用心厥在強調一點：那就是「團結的無比重要——團結才能生存，團結才有力量，團結才能勝利，團結才能成功。」無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府，一個政黨，或者其他或大或小的任何團體，團結則成功，分裂則失敗。而能否團結，固在居下位者的事上以忠，更在居高位者之待下以義。換言之，就是上級領導的是否正確，關係最為重要。如果上級對其部屬，一視同仁，一切出之以大公至誠，不存私心，不分畛域，不割小圈子，不搞小派系，不為便於統治而製造磨擦，利用矛盾。則下級對他傾心效忠之不暇，何所用其叛離？那麼，團結自然堅固，祇會成功，不會失敗了。遠的歷史不必談，

就肇民國成立以來說吧：若袁世凱，若段祺瑞，若曹錕，吳佩孚，皆在成功的邊緣上倒了下去，沒有逃出這一公例。歷史是一面鏡子，居大位而負有國家的責任者，無論其為長官，為部屬，寧不特加做省？！

「爛肉完膚」的主張

吳佩孚在其內部危機四伏的同時，還在不顧一切，積極從事於推行他的武力統一政策。他認為奉張（張作霖）是他最大的死對頭，南方則是後顧之憂。所以他在洛陽埋頭練兵，主要是準備用以對付張作霖的。在沒有向張下手以前，他處心積慮的想先「平定南方，解除後顧之憂。」對於南方，他曾經公開提出過「爛肉完膚」的主張。他認為西南（粵、桂、川、黔）是爛肉，不可不除。東南（江、浙）是完膚，不可不護。基於這一主張，他對浙江方面，倡「尊段（祺瑞）擁盧（永祥）之說，儘量羈縻。當民國十二年的歲尾年頭，江（齊燮元）浙（盧永祥）之戰迫於眉睫，福建孫傳芳也在躍躍欲試，準備助齊攻盧的時候。吳佩孚便以明朗的態度，出面制止，以達他所謂「護膚」的主張。

至於西南，則「圖湘」、「征閩」、「攻粵」、「入川」，同時併舉。

「圖湘」之戰兩回合

首先談「圖湘」——民國九年，吳佩孚率師北撤後，湖南軍政由譚延闓主持。次年譚赴上海，趙恆惕繼之，以自治號召保境息民。一面與

粵、川、滇、黔四省，成立聯省自治陣線，一面又與鄂、贛兩省成立聯防條約，湖南乃成爲南北爭衡中的緩衝地區。是年七月，因爲湘軍出兵「援鄂」（實際上是進攻鄂督王占元），王占元不支，吳佩孚令第二十五師師長蕭耀南，率部南下援王，軍次武漢，頓兵不進，迫使王佔元辭職離鄂，蕭耀南繼任湖北督軍，吳佩孚調任兩湖巡閱使。既把湖北納入掌握之中，又復得隴望蜀，飛機向湖南伸展。吳於八月十三日到達漢口，部署軍事。以張福來爲前敵總指揮，率領兩個師又三個混成旅的優勢兵力，向湖南進攻。并令海軍先在金口決堤，水淹湘軍，又以強烈砲火，轟擊岳陽。湘軍力不能支，岳陽遂被吳軍攻佔。此時吳軍雖佔上風，但因其他方面發生問題，不便再向南深入。乃接受英國領事的調停，吳趙兩人在岳陽談和，簽訂了停戰條約九款，宣告停戰。這是吳佩孚「圖湘」的第一回合。這一次他雖然沒有達到「圖湘」的願望，却乘機逼走王占元，把湖北攫奪到手，給他十五年再起奠下了基礎。在這次作戰中，吳佩孚激賞孫傳芳勇敢善戰，保薦孫爲長江上游總司令兼第二師師長，從此孫便成爲吳手下的一員大將，作爲以後「征閩」的主力。

同時，吳佩孚把握機會，命馬濟在湖南招練一團武衛軍，駐紮岳陽，旋即擴充成師。十三年三月，吳令馬濟由岳陽進駐衡陽，另派胡念先率領鄂軍一部，佔領常德，對趙恆惕的「護憲軍」，擺出兩面夾擊的態勢。然後派人到長沙，要趙恆惕取消「省憲」，正式納入「直系中央」的統治範圍。趙恆惕多方運用，堅決拒絕。其時各方反

直的聯合陣線，業已成熟，直系內部又告分裂，吳佩孚沒有更大的兵力可用，「圖湘」的第二回合，便告不了了之。

征閩、攻粵、入川

其次談「征閩」——福建督軍李厚基，本是皖系。民國二年任旅長時率軍入閩，五年升任督軍。他與廣州方面暗中修好，陳炯明、許崇智率軍駐紮閩西時，雙方亦保持良好關係。迨直皖戰爭皖系戰敗後，李乃向北方的曹、吳獻媚納款，以圖保持其權位。十一年十月，徐樹錚由滬經浙抵達延平，收撫舊部王永泉旅，聯合許崇智會攻福州，李厚基敗逃。十月十七日徐樹錚、許崇智、王永泉進入福州，福建乃被皖、粵雙方共同佔領。這是孫、段、張三角同盟，在直系全盛時期打了一個缺口，廣東的北伐軍也算找到了一個立足點。於是張作霖派人到滬，勸國父出兵江西、湖南，并約盧永祥由浙攻蘇，而奉軍即大舉入關反攻。這樣一來，真是震動全國。吳佩孚乃調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率領所兼第二師，由鄂接閩。孫部精悍善戰，軍紀也極整飭，在北洋軍隊中，堪與吳佩孚的第三師，馮玉祥的第十一師相媲美。孫傳芳善用兵，很快的收平閩局，把福建納入直系統治的範圍之中。吳佩孚「征閩」算是奏了功，也是他「攻粵」計劃一部份的實現。

「圖湘」、「征閩」的最後目標是「攻粵」。「圖湘」既不成，而閩督孫傳芳的意向，又在「取浙」而不願「攻粵」。所以吳佩孚雖然先後在粵買通了陳炯明和沈鴻英作爲內應，但只能對

國父構成一時的挫折，而無法採取直接「攻粵」的行動。

復次談「入川」——民國十一年間，割據四川的羣雄，內鬩不已，給吳佩孚提供了奪取四川的有利條件。吳遂大力支持和他關係密切，催促鄂西的楊森，回師入川。并定下北軍兩路分進，奪取四川的軍事計劃：一路以第八師師長王汝勤爲援川軍總司令，第十八師師長盧金山爲援川軍副司令，率領兩個師由鄂西進兵川東。一路以第七師師長吳新田，由陝南進兵川北。

四川內部本極複雜，各軍離合爭戰，歲無寧日。現在楊森聯合北軍大舉入川，更增加其複雜和紛亂，勝敗進退，變化多端。縱能投入很大的兵力，也難很快達成統一全川的願望。何況中原多故，吳佩孚根本無大軍可用，「入川」之舉，只好知難而止。

吳佩孚對南方各省的武力行動，除了「征閩」可算收功以外，「圖湘」、「入川」、「攻粵」，皆告失敗。而在北方，與他生死攸關的「對奉」戰爭，却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奉張整軍六路入關

張作霖經過兩年多的準備，實力較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前，更爲充實，急欲進兵關內，一雪兩年前戰敗之恥。而孫（國父）、段（祺瑞）、張（作霖）三角同盟，經過不斷協商，也更臻於成熟。恰巧江、浙方面的齊（燮元）盧（永祥）之戰，於十三年九月三日爆發。張作霖爲了與盧呼應，於四日發表通電，響應浙盧反直的軍事行

動。十五日，揮兵六路入關：

第一軍總司令姜登選，副司令韓麟春，兵力一師又一個旅。

第二軍總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張宗昌，兵力一師又一個旅。

第三軍總司令張學良，副司令郭松齡，兵力一師又兩個旅。

第四軍總司令張作相，副司令丁超，兵力三個混成旅。

第五軍總司令吳俊陞，副司令閻朝璽，兵力兩個混成旅。

第六軍總司令許蘭洲，副司令吳光新，兵力四個混成旅。

此外尚有騎兵兩旅，砲兵三旅，為各路之後援。

以上總兵力約為十二萬人。

張作霖自任鎮威軍總司令，總部設於錦縣。

他的兵力部署和作戰計劃是：北寧縣取守勢，第三軍守山海關，第一軍駐綏中。熱河方面取攻勢，第二軍攻縣陽，第五軍攻開魯，第六軍攻赤峯，其中縣陽一路是主攻，開魯、赤峯兩路是助攻。

第四軍集中錦縣為總預備隊。另外還有海軍艦艇若干，空軍三大隊，支援地面作戰。

曹錕急催吳氏入京

直系方面，曹錕對於奉軍大舉入關，十分惶

急。吳佩孚更為煩悶，他深知直系諸將離心離德

，難以為用，而新兵又未練成，後勤沒有準備，對於面臨的這場戰爭，打起來毫無把握。但是強

敵業已壓境，曹錕連電急催，只好硬着頭皮，於

九月十七日由洛陽乘專車入京。北京以特別隆重的禮節迎吳，從車站到總統府，崗哨密佈，戒備

森嚴。在前門車站歡迎的官員，文的自國務總理顏惠慶以下各部總長，武的直系大將馮玉祥、王

承斌、王懷慶等都排隊肅立歡迎。這是十二年秋黎（元洪）走曹（錕）繼任以來，吳到北京的第一次

，也是他生平最威武顯赫的一次大場面。吳氏下車後，直奔總統府，曹錕在二門之外，降階相迎

。他兩人見面的時候，分賓主而坐，兩旁分列的文武大員，一概垂手侍立，氣氛十分嚴肅。由於

幾員大將對吳表現的極端恭順，使吳本來顧慮內部不團結的疑雲，為之一掃而空，恢復了他兄弟

鬪牆外於其悔的信心。其實那些大將外示馴服，內蓄異謀，吳却一點也沒有覺察到。當時曹錕對

衆宣示兩點：第一，子玉一到，一應政務軍事，完全由子玉老弟主持，他自己概不過問，所有北

京政府的文武官員，一律聽命於吳。第二、國務院衙門（按即滿清醇親王的府邸，崇闕壯麗，允

稱北京第一，主廳四照堂，為吳辦公之所。）業已騰空，移作吳佩孚的總司令部。

曹錕於吳佩孚到北京的當天，下令討伐張作霖，特任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

四照堂「點將」景象

九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吳佩孚在四照堂「點

將」。吳未到以前，國務總理顏惠慶、陸軍總長陸錦、海軍總長李鼎新、以及王承斌、馮玉祥、

王懷慶等高級將領六十餘人，靜坐兩旁，一片肅

穆。吳佩孚出場時，身穿一件紫綢夾襖，一條白

紡綢褲，肩上披了一件未扣扣子的黑緞坎肩，嘴

邊還叨着一支香烟。大廳中放着一張很大的長方

形桌子，吳氏盤腿縮腳坐在桌子後面的椅子上（這是北方人坐坑的姿勢），總部政務處長白堅武

坐在他的側邊，意氣之盛，簡直把在場各人沒有放在眼裏。命將出征，是何等神聖的大事，必須

出之以嚴肅的心情，莊敬的態度，方可顯示其隆重性。吳佩孚的此種裝扮和神態，可以說疎狂驕

滿極了，（十六年吳在入川途中，曾作入蜀詩一首，中有「疎狂竟誤英雄業」之句。自我寫照，堪稱中肯。）這個樣子的臨大事，識者即料其將

敗。

吳氏落座以後，在場的直系將領，一個個正襟危坐，凝神聽令。他在預先準備好的大批文件中，首先擡出曹錕所下的討逆令，對衆宣讀。然後宣佈兵力部署及作戰計劃：

第一軍總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彭壽華（第十五師師長）。

副司令兼第二路司令王維城（第二十三師師長）。

副司令兼第三路司令董政國（第九師師長）。

第二軍總司令王懷慶（第十三師師長）。

副司令米振標（熱河都統）。
前敵總指揮劉富有。
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第十一師師長）。
第一路司令張之江。
第二路司令李鳴鐘。

以上第一軍兵力三個師又三個混成旅，人數約五萬，是主力，取攻勢，在山海關方面進擊奉軍第三軍張學良部。第二軍兵力一師兩旅，以熱河為根據，抵拒縣陽方面奉軍第二軍李景林部。第三軍兵力一師五旅，是直軍的勁旅，由古北口

出承德，赤峯，迎擊奉軍第五、六兩軍吳俊陞許蘭洲部。

後援軍總司令張福來。

第一路司令曹瑛（第廿六師）。

第二路司令胡景翼（陝軍第一師）。

第三路司令張席珍

（第×師）。

第四路司令楊清臣

（第二十四師）。

第五路司令靳雲鵬

（第十四師）。

第六路司令閻治堂

（第二十師）。

第七路司令張治公

（陝軍第二師）。

第八路司令李治雲

第九路司令潘鴻鈞

第十路司令譚慶林。

以上總兵力共約二十萬人，但最初用於前線的約為十萬人左右。

此外尚有海軍總司令杜錫珪，轄有艦艇及征集之商船若干艘，傾其全力向遼東灣活動，并擬運送部隊至營口登陸，進拊藩陽之背。航空司令敖景文，下轄四隊，共有飛機七十餘架



民國十三年，四年帶領西北軍反對曹錕吳佩孚，傾向國民革命的馮玉祥。

，支援地面作戰。

吳佩孚這番「點將」，由下午二時一直到子夜十二時，最後等到總司令吳佩孚幾個大字時，恰巧遇到例行的換電，所有電燈突然熄滅，燈火通明的大廳，頓呈一片漆黑，令人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前線惡戰 馮突倒戈

雙方部署完成，第二次直奉戰爭即告揭幕。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奉軍向朝陽方面進迫，九月下旬，山海關前線開始接觸。戰事開始後，雙方原定的作戰計劃，因為事實的演變，都有若干修正。熱河方面，并無真面目之大戰。主力角觸，則在山海關方面激烈展開。把守九門口的直軍第十三混成旅馮玉榮部，首先譁退，使得直軍陣脚，發生破綻，加以奉軍砲火熾烈，給直軍以很大的打擊。吳佩孚乃於十月十二日，抵達山海關，親自督戰，雖把局勢穩住，却無絲毫進展。正在前線惡鬥的時候，直軍後方却發生了重大變化。那就是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傍晚，馮玉祥率軍退出戰線，回師北京，發動了「首都革命」，不但使直奉戰事的形勢大為改變，也使國內的整個局面為之改觀。

第二次直奉戰爭，由張作霖九月四日通電響應浙江盧永祥反直戰爭起，緊跟着揮師進入山海關及熱河境內。到了十一月三日吳佩孚乘船離開塘沽，直軍全部停止抵抗，國民軍即日進入天津。五日奉軍張宗昌、吳光新兩部陸續開到，後續大隊也紛紛到達。在天津的直軍殘餘部隊全被繳

械，戰事遂告結束。前後不過兩個月，直軍徹底慘敗，實在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恐怕連吳佩孚也是夢想不到的。此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致命的因素則是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發動首都革命，使吳軍在前線的主力倉皇回師之時，奉軍在後面緊追猛打，國民軍在天津、唐山一帶迎頭夾擊，吳軍腹背受敵，遂告崩潰而一敗塗地。

二次直奉之戰經緯

當戰爭發生之初，吳佩孚坐鎮北京，籌備戰費，調遣軍隊，準備於大軍集中後，發布全面總攻擊令，并親赴前線督師，圖一舉而打垮奉軍。所以一方面由他的嫡系部隊担任主力，向山海關方面集中，準備對奉軍採取攻勢。一方面調集後方增援部隊，策應全局。同時最重要的還是對馮玉祥不放心，也要採取若干羈縻和防範的措施。在馮部大軍沒有出發以前，吳會親自去看馮，面致慰勉，并說打垮奉張後，保舉馮出任東三省巡閱使。後來馮和王承斌見面，王告訴馮，吳也把這個巡閱使許給他，就把吳玩弄權術的兩面手法給拆穿了。吳又派胡景翼率部緊跟馮軍之後，說是支援，實乃防範。吳還不知道馮、王、胡早已通謀合作，他的這種防範措施，不但不會有效果，而且更發生反作用。王懷慶也是貌合神離，不肯認真的打。所以戰事一開始，向熱河進攻的奉軍，并未遭到激烈的抵抗，就佔領了朝陽、凌源、開魯、赤峯等要地。吳佩孚立派王承斌馳赴承德，代行總司令職權，統一指揮二、三兩軍，穩定局勢，并圖規復，其實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

北寧路方面是主力角逐，吳佩孚原來的計劃是採取攻勢，一鼓而打出山海關。却因兵力尚未集中，不能採取積極的行動。倒是奉軍的第一軍姜登選、韓麟春，第三軍張學良、郭松齡，各以所部勁旅，憑藉優勢砲火，於十月六日合力進攻直軍第一路。并抽調第二軍張宗昌部，加強山海關方面的兵力，先後攻佔山海關，突破九門口，直軍前線情況頓呈緊張。吳佩孚迫不得已，乃於十月十一日晚九時，乘坐專車，倉皇出京，十二日早四時半抵達山海關，專車停靠於長城牆邊，作為臨時總司令部。吳即率領幕僚及衛士，攀登長城，親自督戰。以後因為戰局的演變，把總部移於秦皇島，吳本人則仍躬冒矢石，出入陣地。并將援軍吳自兼師長的王牌第三師，及楊清臣之二十四師，張治公之陝軍第二師，田維勤之二十六混成旅等，陸續投入戰場，奮力拚殺。又派海軍於十六日攻擊葫蘆島，進窺錦州，威脅奉軍後路。就這樣激烈搏鬥，雖然穩住了陣脚，却難有絲毫進展。正在「西線（熱河）無戰事」，主戰場呈現膠着的狀況之下，霹靂一聲，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裏應外合，發動了首都革命，敲喪了北洋軍閥主力——直系之喪鐘。

黃郛與馮玉祥密談

馮玉祥自從和在北京的國民黨人多所接觸以後，便矢志參加革命。但是那個時候，曹錕、吳佩孚的勢力正盛，馮自己的力量和客觀形勢，都不容許他冒然從事，只好暗中醞釀，隱忍待機。現在直奉二次戰爭爆發，真是天賜良機，自然要

好好的加以利用。

屬於首都革命的幾位關鍵性的人物，當然數馮玉祥為第一，但是首謀則是黃郛，促成則是孫岳。黃郛和馮玉祥的關係，前面曾經概略的提過，黃是用心很深的人，當他發覺時機業已成熟時，便應邀到船板胡同馮的住宅和馮聊天。談話只有他們二人，從行將開始的內戰談起。黃一向反對內戰，「萬惡之內爭」一語，在他的文章和言論中，屢見不鮮，為馮所深知。馮當時對黃說：「吳二爺（按即吳佩孚）腦筋裏沒有國民的民字，這樣窮兵黷武下去，怎麼得了？」黃便接着說：「煥章兄，你參加過辛亥濼州起義，是革命的先驅者。現在國事危急，當國者懵懵不醒，如非澈底改造，難期挽救。你應該繼續努力，以竟辛亥未竟之功。」馮知道黃和國父及國民黨的關係，也知道惟有在國父領導之下，共同奮鬥，才可以救中國。他聽黃這麼一說，便披肝瀝膽的相與討論，談到深沉處，漸漸具體，擬以一枝精兵倡議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但顧慮人單勢孤，難以大舉，必須多拉幾個有實力的人物，共策進行。馮就對黃說：「胡笠僧（景翼）、孫禹行（岳）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時都帶着兵，可商合作。」於是即加緊進行。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
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